

三年集

汝龍譯

三 年 集

著 夫 訶 契 · 東 安

譯 龍 汝

新譯文叢刊

契訶夫小說選集

3

三年集

Three Years, etc.

The Tales of Chekhov 13 vols.

Tr. by Constance Garnett

著者 A. CHEKHOV

譯者 汝龍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汕頭路八二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 九千五百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P. 200 1950年6月初版

1952年8月三版 3501—5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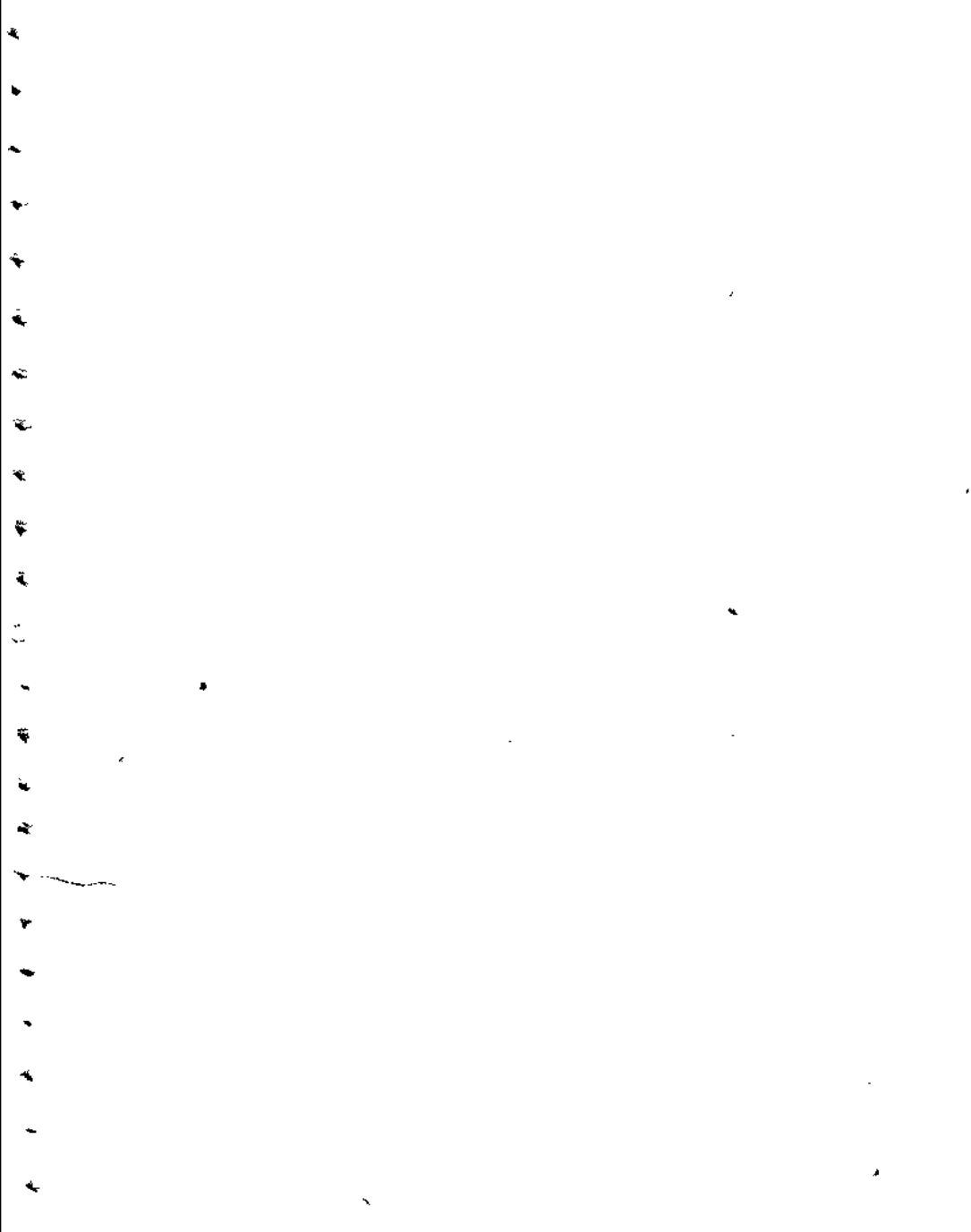


A. L. G.

目次

寶貝兒.....	三
怪誰.....	二三
噫.....	三一
三年.....	三七
附錄：評寶貝兒（托爾斯泰）.....	一八三

三年集



寶貝兒

奧蓮卡，●退休的合議法庭會審官普萊米亞尼雅科夫的女兒，坐在她的房間背後的門廊上，想心事。天氣挺熱，蒼蠅老是不走，跟人搗亂；想到不久就要天黑了，這纔叫人心裏痛快一點。烏黑的雨雲從東方推上來，時不時的把潮濕的氣味帶到空氣裏來。

庫金是一個名叫吉佛里的露天劇院的經理，住在這所房子裏。現在，他站在花園中央，仰望天空。

「又要下雨啦！他絕望的說。『又要下雨啦！好像故意跟我鬧彆扭似的，天天下雨。我恨不得去上吊纔好！真是害人！天天要賠一大筆錢啲。』」

他揚起手來，朝奧蓮卡說：

『哪奧爾格·塞繆諾芙娜，我們過的就是這種日子。想起來真能叫人哭一場。一個人好好工作，盡心竭力的工作，幹得筋疲力盡，晚上也睡不着覺，絞盡了腦汁往好裏幹。可是結果怎麼樣？先不先，觀眾就是些糊塗蟲，蠻子。我爲他們排小歌劇，精緻的假面戲，請第一流的音樂廳的樂師。你當是他們真要聽這種戲嗎？他們是一竅也不通。他們只要看小丑；他們所需要的是庸俗。其次，再看看這天氣，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下雨。從五月十號開的頭，下了整整一個五月和一個六月。簡直氣死人！看戲的是一個也不來了，可是租錢我照舊得付，樂師的工錢我也照舊得給纔成。』

第二天傍晚，陰雲又四合了，庫金苦笑着說：

『好吧，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滿花園是水，把我活活淹死纔好！叫我這輩子倒了楣，入了陰曹地府也還是倒楣吧！讓那些樂師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把我下牢獄——發配到西伯利亞！送上斷頭台就是哈哈！』

第三天還是那一套。

奧蓮卡默默的、莊重的聽庫金說話，有時眼淚湧上她的眼眶。臨了，他的苦惱感動她；她漸

漸愛上他了。他是個又矮又瘦的男子，臉子黃黃的，頭髮往前梳，連腦門子上都是頭髮。他的聲音是尖細的中音；他一講話，嘴巴就往一邊撇，他臉上老是有有一種灰心的樣子；可是他還是在她心裏挑起一種深刻而純真的好感。她老得愛一個人纔行，不愛人就活不下去。早年，她愛她爸爸——現在他坐在一個黑房間裏，呼吸困難；她還愛過她的姑媽，她姑媽年年從卜梁司克（Irvansk）來；在這以前，她上學的時候，愛過她的法文教師。她是溫柔的、軟心腸的、多情的女郎，生着溫順柔和的眼睛和很結實的身子。誰要是看見她那胖都都的紅臉蛋兒，生着一顆小痣的、又白淨又柔軟的脖子，每逢聽到甚麼愉快的事情她臉上就綻開的、真誠而善意的笑容，誰就會想：『對了，這孩子真不錯，』也就微微的笑；女客呢，在談話中間往往情不自禁的拉住她的手，滿心愛悅的叫道：『你這寶貝兒啊！』

這所房子，她從生出來那天起一直住在裏面，而且在她父親的遺囑裏已經寫好，將來歸她所有——這房子座落在這小城的城邊，離吉佛里不遠。在傍晚和夜裏，她聽得見樂隊奏樂，鞭炮的嘩嘩聲；依她聽來，那好像是庫金在跟他的命運鬭爭，轟破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觀眾——的堡壘；她的心裏就蕩漾着甜蜜的顫抖，她沒有一點睡意了；等到天亮時候他回到家，她就輕輕的敲他寢室的窗子，隔着窗簾他只看見她的臉和一個肩膀，她給他一個好意的微

笑……

他向她求婚，他們結了婚。他接近她，看清了她那胖胖的、好看的肩膀，就揚起手來說：

「你這寶貝兒啊！」

他快活，可是結婚那天晝夜下雨，他的臉仍舊保持着灰心的表情。

他們在一塊兒過得很好。她常坐在他的辦公室裏，照料吉佛里劇院的事情，算賬啦，付工錢啦。她那緋紅的臉蛋兒，她那可愛的、天真的、暢快的笑容，時而在辦公室的窗子裏，時而在酒吧間裏，時而在後台出現。她常對她的朋友說，戲劇纔算得上人生的主要的、頂重要的東西，只有藉了戲劇纔可以得到真正的享樂，變得文明而博愛。

「可是你當是觀眾懂得這層道理嗎？」她又說。『她們所需要的只不過是小丑罷了。昨天我們演浮士德的精神來着，差不多全場的位子都空着；不過只是萬尼其卡和我換演一種俗戲，我敢保證整個戲院子都會擠滿。明天萬尼其卡和我上演奧爾菲歐司。』在地獄。請來看。』
庫金批評戲院和演員的話，她統統學說一遍。跟他一樣，她也看不起觀眾，因為他們沒知

識，不懂藝術；她也參加彩排，她糾正演員的動作，她監督樂師的行爲；遇到本城報紙上發表惡意的劇評，她就流淚，然後跑到報館編輯那兒去疏通。

演員們喜歡她，管她叫做「萬尼其卡和我」，「寶貝兒」；她憐惜他們，借給他們少數的錢；要是他們欺侮她，她就像偷流幾滴眼淚，可是不告到她丈夫那兒去。

冬天，他們也過得很好。整個一冬，他們租下戲院演戲，只空出幾段短短的時期讓給小俄羅斯的戲班子啦，魔術家啦，本地的劇團啦來上演。奧連卡長胖了，老是滿面春風，庫金呢，卻黃下去，瘦下去，不斷的抱怨損失重大，其實那年的生意不錯。他晚上常咳嗽，她就給他滾熱的覆盆子茶喝，或菩提花汁喝，還用古龍。香水擦他的臉，拿她那溫暖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個招人疼的小乖乖！」她十分誠懇的說，摸他的頭髮。「你真是個好心肝！」

到四旬齋，他上莫斯科去請新戲班子；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覺，通宵坐在房間裏的窗前，瞧着星星；她拿自己比做母雞，說是公雞不在窠裏，母雞總是通宵醒着。庫金在莫斯科就攔下

● 德國的一個城市名，以產香水著名。——中譯者。

● 在復活節前的四十日，紀念耶穌在荒野絕食。——中譯者。

來，寫信回來說到復活節纔能回來，此外，關於吉佛里，他還交代了幾件事。可是到復活節的前一個禮拜天，夜色很濃了，門上忽然有了不吉利的敲門聲；不知道是誰在用勁捶門，就跟捶一個鐵桶似的——嘭嘭嘭！睡意朦朧的廚娘光着腳啪嗒的蹣過泥水塘，跑去開門。

『請開門！』有人在外面用挺重的低音說。『有一封你們家的電報。』

奧蓮卡以前接到過她丈夫的電報，可是這回不知爲了甚麼緣故，她害怕得發抖。她用顫抖的手拆開電報，看見：

『伊凡·彼德羅維奇，昨忽暴亡。星期二究應如河殯葬，請指示下。』

電報上真是那麼寫的——如『河』殯葬，還有那個完全講不通的字眼『吉』。電報上是戲班子的舞台監督署的下款。

『我的寶貝兒！』奧蓮卡痛哭起來。『萬尼其卡呀，我的乖乖，我的寶貝兒！當初我爲甚麼要遇見你呀！我爲甚麼要認識你，愛上你！沒有你，你的可憐的、心碎的奧蓮卡就孤孤單單囉！』庫金的葬禮是星期二在莫斯科舉行的；星期三，奧蓮卡回家，她走進門，就往床上一躺，放

聲痛哭，弄得隔壁街上，全聽得見。

『可憐的寶貝兒喲！』鄰人說，在自己的胸前畫十字。『奧爾格·塞繆諾芙娜，可憐的寶貝兒！她怎麼受得了啊！』

三個月以後，奧蓮卡做完彌撒走回家去，神情憂鬱，深深的哀傷。湊巧有一個她的鄰居，華西里·安德萊伊奇·普斯托伐洛夫，從教堂出來回家，陪她一路走。他是木商巴巴卡葉夫廠的經理。他戴一頂草帽，穿一件白坎肩，坎肩上繫着錶鍊，看上去去與其說是個商人，還不如說是個鄉紳。

『一切都是天命注定的，奧爾格·塞繆諾芙娜，』他嚴肅的說，聲音裏含着同情的調子。『要是我們的親人死了，那一定是出於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們應當咬一咬牙，逆來順受纔對。』

他送奧蓮卡到門口，對她說再會，就走了。這以後，那一整天，她的耳朵裏老是響着他那沉靜莊嚴的聲音。她一閉眼就看見他把黑鬍子。她很喜歡他。她明明也給他留下了挺好的印象，因為不久以後有一位只見過幾面的老太太來跟她喝咖啡，剛剛坐定就談起普斯托伐洛夫，說他是一個完全靠得住的正人君子，隨便哪個女孩都肯下嫁。三天以後，普斯托伐洛夫

親自上門，他沒坐多久，只不過十分鐘光景；他也沒說多少話，可是等到他起身告辭，奧蓮卡已經愛上了他——而且愛得那麼深，通宵也沒睡着，心裏熱得很；到第二天早晨，她派人去請那位老太太來。婚事很快就講定，隨後來了婚禮。

普斯托伐洛夫和奧蓮卡婚後過得很好。

通常，他在辦公室坐到午飯時候纔走，然後就出去接洽生意，奧蓮卡呢，替他坐在辦公室裏算賬，接生意，到黃昏時候纔走。

『木材一年年的貴起來，價錢漲了兩成啦，』她對她的顧客和朋友說。『您想啊，往常我們總是賣本地的木材，現在呢，華西其卡，只好上莫吉列夫區去批木料了。那運費啊，』她接着說，恐怖的令手蒙住臉。『那運費啊！』

她覺得自己彷彿在木業裏混了好幾十年。人生中頂要緊和必要的事情就是木材；一聽到甚麼『大樑』啦，『柱子』啦，『木桿』啦，『小木料』啦，『窄板』啦，『條板』啦，『地板』啦，等等的那些字音，在她聽來，總含着點親切動人的意味。

晚上睡覺以後，她夢見木板堆積如山，長串的大車載着木料從遠處走來。她夢見直徑四寸半高三十六尺的大樑豎立起來，排成一長排，立在木料場上；又夢見木塊啦，木板啦，橫樑啦，

彼此相碰發出乾木頭的清脆響聲，一忽兒倒下去，一忽兒又站起來，彼此擠在一塊兒。奧蓮卡在睡夢中叫起來，普斯托伐洛夫對她溫柔的說：『奧蓮卡，怎麼啦，寶貝兒？在胸上畫十字吧！』她丈夫的思想也就是她的思想。要是他覺得房間太熱，或生意太淡，她就也那麼想。她丈夫不喜歡玩樂，遇到假期待在家裏，她就也照那樣做。

『你們老是待在家裏或辦公室裏，』她的朋友對她說。『你們應當去看看戲纔對，太太，要不然就去看一看馬戲也是好的。』

『華西其卡和我沒功夫上戲院子去，』她沉靜的答語。『我們沒功夫胡鬧。看戲有甚麼好處？』

每逢禮拜六，普斯托伐洛夫和她總是去參加晚禮拜；遇到節期就去做彌撒；他們從教堂出來，走回家時，總是並排走着，臉容溫和。他倆周身都有一種好聞的香氣，她的綢衫子發出悅耳的沙沙聲。在家裏，他們喝茶，喫上好的麪包和各種菓醬，然後他們喫餡餅。每天到十二點鐘，他們院子裏總有一股甜菜根湯啦，牛肉啦，鴨子啦等等的噴香的氣味，遇到齋日就有魚的氣味，誰走過他們家的大門口都會覺得肚子餓。在辦公室裏，茶炊老是滾沸，顧客都可以喝到茶，喫到餅乾。兩夫婦每個禮拜去洗一回澡，並肩走回家來，滿面紅光。

「對了，我們沒甚麼可抱怨的，謝謝上帝。」奧蓮卡常常對她的熟人說。「我希望人人都像華西其卡和我這樣舒服服纔好。」

每逢普斯托伐洛夫到莫吉列夫區去採辦木料，她十分想念他，躺在那兒醒着，哭。一個在軍隊裏當差的年青的獸醫，姓司穆爾寧的，傍晚常來串門兒——他們原是租住着他的房子。他來跟她談天，打牌，這樣一來，就使得她在丈夫出門的時期裏不覺得氣悶了。她特別愛聽他所講的他家的生活。他結了婚，有一個小兒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另過，因為她曾經對他忠實，現在他還恨她，每月匯四十個盧布去做兒子的生活費。聽到這些話，奧蓮卡就嘆口氣，搖搖頭。她替他難過。

「那麼，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時候，她對他說，同時舉着蠟燭送他下樓。「謝謝您來給我解悶兒，求聖母給您健康。」

她學丈夫的樣，老是表現沉靜和莊嚴，表現那種入情入理的樣子。等到獸醫走出樓下的門，她就對他說：

「您想想看，烏拉吉米爾·普拉托尼奇，您還不如跟您太太和好吧。您應當看在您的少爺的份上原諒她。您放心就是，那小傢伙心裏一定明白的。」